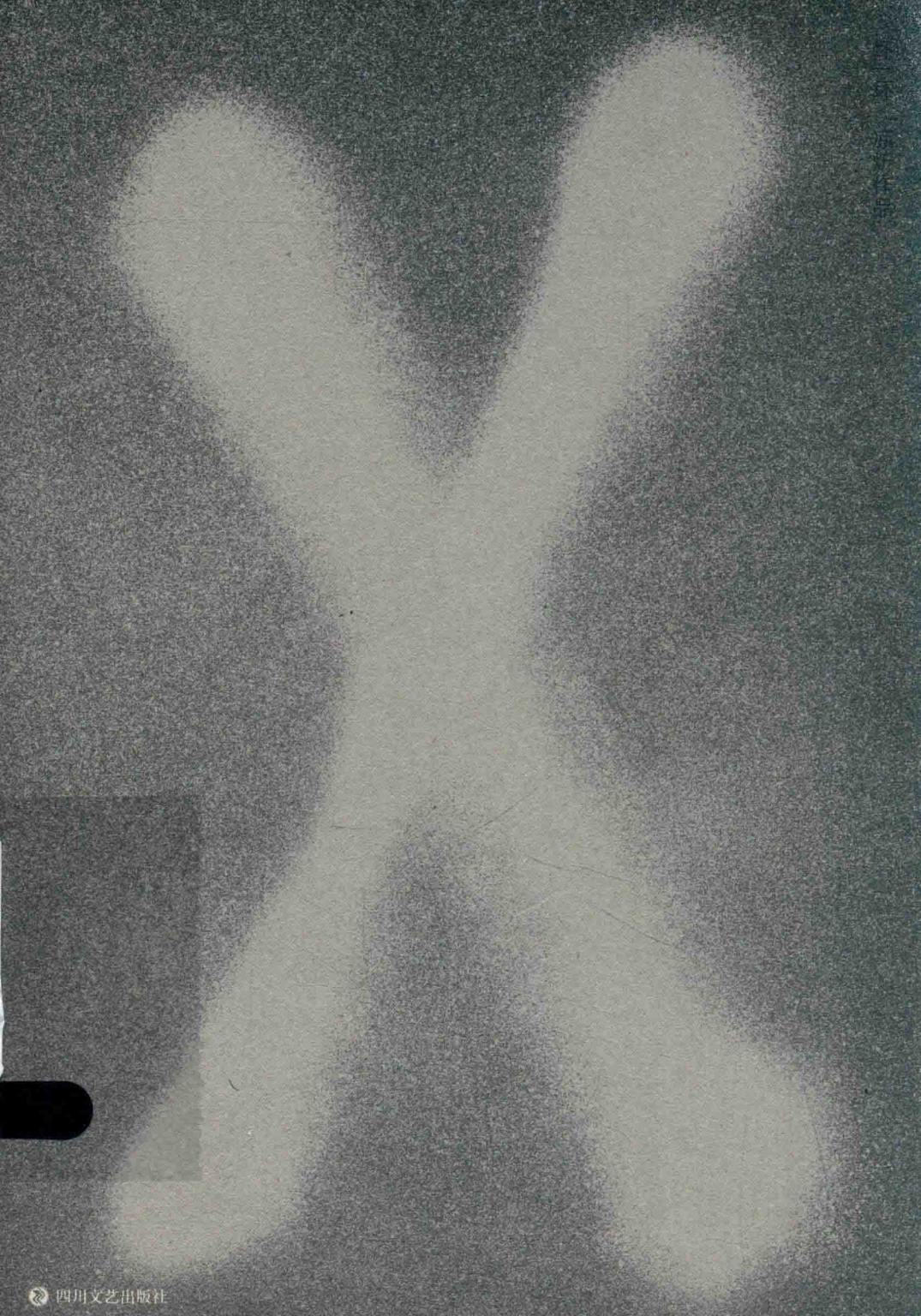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坏一坏
凉斫作品

《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坏一坏 / 凉斫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6.11

ISBN 978-7-5411-4508-7

I. ①坏… II. ①凉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0140号

HUAI YI HUAI

坏一坏

凉斫 作品

责任编辑 彭 炜 周 轶

装帧设计 邵 年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

印 张 9.75 字 数 210千

版 次 2017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508-7

定 价 39.00元

目 录

愁容骑士，末日蔷薇

红 虾	3
兰州莎莎	19
采花大盗与末日蔷薇	34
文机器猫的人	49
愁容骑士	61

北方来信，轻吻可拆

七月公园	79
贺兰山下	97
听 <i>Reality</i> 的女人	110
小森林	123
另一把羊角匕首	138

红唇之上，脉搏之间

脱下红裙的那一天.....	153
兰子河边.....	170
女主播关闭直播后的一小时.....	185
赤裸圆舞曲.....	199

有生之年，欣喜相逢

蝉的歌.....	215
拉萨有铃铛.....	233
在云端.....	248
十七楼房客.....	264
春芽儿.....	278

后记

我与蓝口红以及骑士王小波.....	295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愁容騎士，末日薔薇

红 虾

人爱破壳取食的过程，人打心眼根上，对侵略、征服与肢解上瘾，人爱拨云见雾，人爱破除装甲，人爱费半天劲，才吃一小口的仪式感。

吴清涟十七八岁，端着一盆小龙虾，站在汇川馆子门口，一站，就是个把钟头。好好个姑娘，在太阳底下暴晒，嘴皮子裂了，拿红舌头抹平。穿着白褂的帮厨都轰过很多次了，轰不走，反而要被吴清涟骂：“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，把秦三给我叫出来！”

秦三出门以后，脸上也不情愿。这女孩子，他早有耳闻，晴汀街出了名的小野种。与继母不合，一把火烧掉了继母的卧室，黑烟滚滚，弄得整条街一下午的生意都泡了汤。

他先是一屁股坐在台阶上，抖着手抽烟，不稳，因为他中风过，四十出头手就开始抖，如果到了六十，整个人估计能用来发电。

吴清涟说：“我都端到你脸上来了，你就尝一尝。你如果觉得我没这个天分，做不香，靠这个养不活自己，你就明明白白

告诉我，我就改行了。省得我再浪费时间琢磨。”

秦三嘬着烟草，眯着眼睛，看到吴清涟的脸，俊美，烧魂魄，毕竟是晴汀街上出了名的小野种。她爹是张倭瓜脸，继母是张灯泡脸，而到了吴清涟，忍不住让人琢磨，那修轮胎的吴贵，年轻时娶了个什么样的妖魔鬼怪。

他只说：“你意思是，我自己剥？”

吴清涟一转头，看见背后围了一大圈子人，等着看热闹。她的眼神能发射刀片，弄得人群直往后退。她蹲下来，把盆儿顶在膝盖上，耐着性子小心剥开一枚小龙虾，壳肉离分，干干净净，往秦三嘴里塞。

抽了烟，品出来的味儿可就不对了。秦三程序多得很，当街刷牙，剔牙。老老少少愈聚愈多，等着他拿淡卤水漱口七八次，门口那一池子牡丹都浇透了。最后他走到小姑娘面前，捏住那枚虾肉，蘸蘸汁子，闭着眼睛嚼起来。

再睁眼的时候，秦三盯着烈日不眨眼睛。怔了好一会儿，一把将盆拿起来，把虾子全泼在了泔水桶里，说了一句：“明天再端一盆过来。”

二十几只赤红色的大虾，在泔水里刺破了凝固的油皮，缓缓陷进去，被碎裂的葱叶子、带毛的碎猪皮，以及发了霉的烂皮蛋所淹没。冒出数个黏稠的大泡后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吴清涟盯在那儿看，随即捂着嘴巴恶心的好一会儿，眼泪也憋出来了。转身，把人群刺开一条缝儿。

秦三面不改色往楼上走，浑身冒汗。

他扶着水池，清水扑面，抬头照镜子，抬头纹里油渍斑斑。从水池里拎起一条瘦的鲩鱼，左右翻飞，刀光如流水。一不小心就切破了手心，举着手看着血，发愣。他心里胆怯，他怕极

了。他怕方才那一盆虾，虾里的味道，味道里无解的奥秘，只是小姑娘的偶然创举。

吴清涟十九岁的时候，在外面独居。那时候一碗啤酒一毛二，补一次车胎三毛钱。机床厂的熟练工人，带绩效奖金，发六十四块钱。吴清涟在汇川楼调虾汁子，还经常上武汉出差，给迎宾楼和雄楚酒店调虾汁儿。她一个月领一张蓝票子。正面印着一排中年男人，背面是井冈山主峰图。

继母上门探访她，提了一篮梨，两串香蕉。吴清涟靠着墙躺在床上，只穿个裤衩，手里捧一本《荧幕与舞台》，对着封面上的陈冲发呆。陈冲黑亮的短卷发，回眸对镜头微笑，眼里藏着一场风雪，嘴上却保留着烈焰滚滚。那大概是最美的女人了，她想。

“清涟，最近好吗？”

“你要多少？我弟弟又得病了？”

女人低头，把脸埋在手掌里：“你弟弟没病，没病……”

“他上个月刚刚十三岁了，清涟。”

“我知道我弟弟生日。你要给他办个十三岁大寿？”

“他上初中，学校离家远，每天走，心里不落忍。想给他添个自行车。”

吴清涟放下杂志，盯着继母，停了好久。

跳下床，从柜子里翻出一张蓝票子，举起来，透着朝阳看那座井冈山峰。右手一捏，把井冈山揉成了棱角分明的球，塞在香蕉与梨子的缝隙里。继母提着果篮离开的时候，吴清涟跳回床上去，蒙着被子睡觉。透过那层夏凉被，能隐约看见身体的浅褐铜色，能看见她把自己卷起来，膝盖贴在胸脯上，用双

手抱住睡觉。这一觉睡了好久，昏天黑地的，从溢满朝阳的晨曦，睡到蚊蝇消匿的深夜。

是许晴来把她弄醒了。他们先是烧热水，然后在莲蓬头下面疯狂地亲了一会儿，许晴抱着她在十平方米的卧室里旋转，让吴清涟感觉到自己位于宇宙的漩涡中心。头发还没擦，水花儿抓不住那黑色的丝，随着强烈的旋转，滋溅到床上、墙上、玻璃上。随即她被丢进一个黑洞中去，双眼被遮挡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感受到永恒的陷落。双手被一根绵软的布条绑起来，她不能动弹。

脆弱的床铺，卷入了一场战争，随时处于塌陷的边缘，在吴清涟的脑仁中，铁流在清水中冷凝，火山灰霾铸成老树的身躯，大地无穷地裂变，无一不在痛斥时光的飞逝。

她翻动着疼痛的账本，这条路又久又远。她需要留恋周围的景色。而许晴则策马扬鞭，他无暇顾及其他，匆匆来到了胜利的终点。

汗水沾湿头发，她和许晴两个人，相对而坐，凌晨时分，东方生出一个橘色的婴儿。

“抽烟吗？”

吴清涟笑着挥手，她说不会。青蓝色的浊气随即弥漫开来。

“清涟，是这样。

“我可能要走了。矿山废了，采了二十来年，都他妈采光了，地底下挖空了。前些天，山口上有一户农民，全家老小，带猪圈，全陷下去了，像没存在过似的。家里人要去山西，不敢待了。

“家具都装好了，天一亮就走山西。”

吴清涟笑着摇头，咬着自己的膝盖，咬出鲜红色的血印子。

她指了指门框的方向，她说门在那里。

后来汇川楼老板几度找吴清涟谈话。在阁楼上的办公室，吴清涟背对着李汇川，倒腾自己的头发，扎成马尾辫，又散放开来。

“小吴，最近有客人反映了，那小龙虾太辣，一盆端上来，鲜红鲜红，像血一样，吓人！”

“我到后厨一看，听嘎子说，以前做一缸料，放半袋子尖椒。现在，放一袋子半，缸里漂的全是红油和辣子啊，看着人都辣眼睛！”

“你看看最近！我经常看客人辣得是浑身冒汗！一整个大堂里的人都在那喘大气儿，跟船工聚会似的，脸红得像猴屁股！这样怎么行？”

吴清涟跳下来，告诉李汇川一句话。她说你赶紧去查查账本吧！查查菜单流水，然后把我的工资涨一涨，我得跟秦三拿得一样多。李汇川立马就笑了，晴汀街上出了名的小野种，没大没小没礼貌不说，还经常得寸进尺！

李汇川找人查账本，今年，从小满到夏至的营业额，已经赶上了去年到立秋的总额。他纳了血闷儿，自己到后厨去尝，拿勺舀出一口汤汁，囫囵下肚，如肠内纵火。又坐在大厅里，好好地盯了几个晚上。

经常是有回头客，带着一大帮子亲朋好友，边往里走边说：“这家的虾，我给你们说，你们之前吃虾都白瞎了钱了。这儿吃，那叫一个刺激！”

“我选的店子，那可是亲身实践过的，包爽！”

二十分钟后，一桌人辣得是满头大汗，酒喝了一地瓶子，

还不够，大喊大叫：“老板，快快快！米酒再来两坛子，要冰的冰的，都受不了了这！”

人剥离不了骨头里面的贱气，诚恳踏实的香味，开得了味，人不了心。极致的麻辣，好吃吗？好吃个狗屁。但就是能让人打心眼儿里记得，那被征服的无力感，关键你能停下来吗？！停下来，舌头可受不了，更辣了。味蕾、肠胃，被践踏，被蹂躏，才让人快乐。

吴清涟和许晴谈恋爱的时候，就是诚恳的香味。经常是扭扭捏捏的，亲个嘴都要脸红，被他抱起来旋转，头也要埋在他胸脯里，都不敢叫出声音来。而在车站与许晴挥别，回了汇川楼，她拎起装辣椒的麻袋的老底儿，就往热油里倒。

在二十岁的时候，她则把心彻底埋在装辣椒的麻袋里头。整颗心散发着炙热的气焰，灼烧、伤害、摧残着周围的万物。

那时候吴清涟和李若馨住在一起，李若馨是老板的三女儿，刚过十八岁。在城北的女护校上课，只周末回来。这女孩儿身高一米五一，死活长不起来，从小汇川楼里长大的，跟营养没关系，似乎是被上帝限定死了。走起路来，低头看着粉色帆布鞋子，像一只谦逊的小鹿。身上瘦，她一伸懒腰，吴清涟就要数她的肋骨，一根，两根，三根，一个点儿！四根，五根，六根。

晚上，两个人极能折腾，举着一台铁块似的收音机，千百惠的歌声像是从日本樱花道绕了一圈，回到这里。她们模仿着探戈的舞步，在屋子里扭动，旋转，下腰。歌声结束时，小鹿被按在地上，吴清涟用手紧紧扣住她的脖颈，李若馨憋得满脸透红，细嫩的双腿在赤红色毛毯上挣扎着抖动。而她吻下来，松开手指，输送了清醇的氧气，修缮着她心内的花园，输送以末日灾祸之后的愉悦，以露水、浓雾、佛光与吻痕。

那几年，电视机里的主持人犯了魔怔，张口闭口改革开放，弄得整条晴汀街的人都犯了魔怔，一个个冲向火车站，冲向深圳，冲向广州，冲向希望的田野，晴汀街上只剩了老人和女人。李汇川从前秉持着树大招风的原则，死活不肯开分店。不过从那一年开始，他的汇川楼，如雨后春笋，在湖北的土地上冒出一个一个尖尖的、辛辣的芽儿。

汇川楼以小龙虾出名，每年六月初到八月末，红虾出江，是汇川楼最火热的季节。汇川楼的虾以鲜辣出名，谈笑风生走进来，气喘吁吁迈出去，每天扫出后街的虾皮，能堆起一座鲜红色的大山。吴清涟随汇川老店一起，进军武汉，到武昌去住。在江边楼下，汽轮像浮上水面的巨大的鲸鱼，沉闷浑厚的汽笛声萦绕三声，震破了天空上的云层，雨水哗啦啦地落下来。

她手上的麻袋里，干辣椒哗啦啦地向缸中陨落，声音与夏季雷雨如出一辙，滚烫的淡黄色浓汤里，炸开鲜红色的妖艳花枝，不一会儿，淡黄色就全军覆没。

吴清涟二十一岁的时候，李若馨在武昌一个军队医院当护士，两人隔江，总写信玩儿。

吴清涟汉口的家里经常出现不同的男人，同龄的、小三五岁的、大十几岁的。玻璃厂工人、司机、大学生、提包的老板，都有。她在这些男人身上留下赤红的抓痕，她衣柜里藏匿着一把漂亮的小牛皮鞭子。她开始涂口红，把赤红色裙子拿到裁缝店：“裁短一些。”

“不行，再短一些，又不是你穿你怕什么？”

只是仍然不爱化妆。常年吃野山椒，野山椒皮儿薄蕊厚，只管辛辣，却不油腻。蒸得吴清涟满脸冒汗，驱赶所有的毒素。

她脸上白皙清透，但如果轻轻在上面舔一口，一定是辣的。她眼睛里时刻翻滚涟漪，抽着一根不带过滤嘴的香烟，隔着小阁楼上的铁门，对着一位拎着包低着头的男人讲话。

“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说过什么？还他妈结婚？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！”

话音未落，大学生上到了三楼。吴清涟记得他的脸，记得他是个大学生，只是死活想不出姓甚名谁。她在房间里抱着脑袋踱步，忽然记起是在旱冰场认识的大学生，在虾场上认识的生鲜老板。正在回忆着，门外，两个男人干起来了，这一架打得异常之惨烈。

大学生年轻，敏捷，出拳极快，像雨点一样落在生鲜老板的后脑勺上。但那细胳膊细腿的，像筷子敲打一块五花肉，造不成什么影响。

生鲜老板光一个啤酒肚，就顶得上两个大学生了。

他忍受着拳击，把公文包和玫瑰花一扔，抱起大学生的腿儿，把那染了黄金毛的小子摔在楼梯上，拿大肚子泰山压顶。出拳慢得要死，但那胖乎乎的大手，捏起拳来，一肉拳下去就要了亲命。大学生牙都掉了，急中生智，把玫瑰花捡起来，用那上面的刺儿，对着肥硕的脑袋就戳过去。老板惨烈地喊叫着，又是一记胖拳。

“喂？公安局吧？我家门口，两个智障打起来了。你来把他们俩弄走行不行？”

夜里，吴清涟把早市上从一个老头那儿买的白烧酒拿出来，干了一杯，呆滞了许久，瞳孔扩散，脑子里星河崩散，黑洞都裂成了三瓣。房间里万籁俱寂。

她毫无征兆地，忽然大笑起来。这酒一口入魂，再一口就

让人忘记了自我为何物。天与地分外虚无，空气像围墙将人困住。生命中的险恶没有什么恐怖，生命中的寂寥没有什么悲愤！生命中的放纵没有什么缺憾，生命中的痛苦与埋没无关，关键是即使在始终无人注目的暗夜中——她正在动情地燃烧，像那颗不肯安歇的灵魂一样，为了答谢这一段短暂的岁月。

她解开警察的制服，对方害羞扭捏的处子的表情，被她用一个耳光解决。她第一次看见一具精致的，经过打磨与修炼的人类身体，腹部富有棱角的肌肉，像阡陌分明的春日田野，两块胸肌像十字军的铁制铠甲。这一次，她选择沉下去，一动也不动，选择任由摆布。

吴清涟紧皱着眉眼，看见门锁的转动。清脆的声响过后，是李若馨的一双眼睛。

她冲下楼去的时候，连夜送虾的货车正在飞驰。车头撞击她的腰部，她的身体定格此刻，呈现一个弯曲的弓形。圆弧的伟大在于，它是世上最简易的美感，一笔而成，而且更接近真理。所有笔直的表白都是虚伪，真正的爱情里处处有弯折。

时间的摆钟再次启动，吴清涟飞出五六米远，成筐的，依旧活着的龙虾倾倒在周身。陆地不是天堂，它们费劲地想要爬出命运的栏栅，吐着黏稠的小泡泡。李若馨听见身后的巨响，捡起一个酒瓶子，向吴清涟的方向跑过去，轻跳着越过她卷曲的肉体，砸向衣冠不整的警察。

秦三趴在病床旁边睡觉，被吴清涟拍打着醒来。他告诉她，腰椎骨粉碎性骨折，肚脐以下无知觉，下半生用轮椅。

吴清涟枕着白色枕头，嘴唇和枕头一样，毫无血色，龟裂，她用舌头舔平。这让秦三想起三四年前的午后，一个被太阳炙烤的，端着龙虾站在汇川楼门前的轮廓。

她开口说话：“秦三，你听着。吴清涟必须要走路，她不能一辈子坐在轮椅上。不能走路的那个人，一定不是吴清涟，她如果不能走路，却还要霸占着、使用着吴清涟的灵魂，那就不行，你就帮我把她杀死。”

她掀起秦三的领带：“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”

秦三走出病房的时候，跟汇川楼里一个伙计说：“帮我订两张卧铺，去北京。”

武警总队的医院，几个长相夸张的美国专家，带着翻译，向吴清涟介绍着什么乱七八糟的新型技术。问吴清涟愿不愿意参加这个新型技术的全球第七次临床试验。

吴清涟对着那个眼镜男翻译说：“你跟他们说，不要叽里呱啦地说一堆废话，又给我看什么科学杂志，我他妈的能看懂英文还要你这个翻译干什么？告诉他们，能让我走路，直接开刀就行了！不能，就赶紧把我轰走。省得我在这里浪费时间活着。”

秦三在一旁听了，连忙捂住眼镜男刚要张口的嘴巴，把他往楼道里面拽，伸手，两人握手。

“你是那几个老外的翻译吧？你好你好。我是里面这个女孩儿的翻译。”

“是这样……她刚才说的武汉话，你可能没听懂。她意思就是说，立马手术！”

眼镜男扶一扶眼镜，麻溜儿地点头，进门对着老外念叨着：“Yes！She decides to take the medical experiment！”

二十二岁生日的那一天，吴清涟收到了李若馨的一封信，上面寥寥三行字。